晦齋集

信

年譜
附錄

晦齋先生年譜

弘治四年（成宗二十二年）辛亥

十一月二十五日戊戌（子時）先生生于慶州府良佐村之第（在州北四十里先生之先驪州人也贊成公始卜居于此）

五年壬子（先生二歲）○六年癸丑（先生三歲）○七年甲寅（先生四歲）○八年乙卯（燕山元年先生五歲）○九年丙辰（先生六歲）○十年丁巳（先生七歲）○十一年戊午（先生八歲）○十二年己未（先生九歲）○

十三年庚申（先生十歲）

二月十四日丁贊成公憂（辥狀九歲而孤然孫氏碣序言庚申當從）十一月壬寅葬興海郡治南達田里檮陰山之原

十四年辛酉 先生十一歲 ○十五年壬戌 先生十二歲

二月服除從學于舅四宰孫公仲暾 先生安重端詳雅有高趣兒時羣居肄業或有嬉戲喧笑於側若無聞焉一日請學鄉師不肯閉户號泣大夫人怪問之對曰先君早逝孤惸終天相與對泣遂割愛令從舅公于梁山金海任所學焉其執喪無異成人喪畢又欲從尚州大夫人重備衣服請曰吾衣何耻遂服麁布以行 自此力學能文旁通舉業 賁成公疊歲以儒聞嘗魁本道夏課成廟嘉其詩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後歸鄉里日以訓後進為事先生雖不逮趍庭之訓其家業固有所自大夫人又賢有識慮不以慈愛而弛教督之方

十六年癸亥 先生十三歲 ○十七年甲子 先生十四歲

篤志聖賢之學 恒棲山寺讀書做功

十八年乙丑 先生十五歲

正德元年 中宗元年 丙寅 先生十六歲 ○二年丁卯 先生十七歲 ○三年戊辰 先生十八歲

聘夫人朴氏 崇阜女

四年己巳 先生十九歲 ○五年庚午 先生二十歲 ○六年辛未 先生二十一歲 ○有問律賦 ○七年壬申 先生二十二歲 ○八年癸酉 先生二十三歲

擧生員試 有鞭賈利口賦覆邦家等賦

九年甲戌 先生二十四歲

及第出身 別試朴世熹榜時金慕齋爲考官見其策歎曰王佐才也 權知校書

館副正字有西征詩一百三十五韻

十年乙亥先生二十五歲

差慶州州學敎官

十一年丙子先生二十六歲

有次朱文公五曲櫂歌覽言行錄朱傳勸學者三絕

十二年丁丑先生二十七歲

元日作五箴以自警一畏天二養心三敬身四改過五篤志○書忘齋忘機堂無極太極說後忘齋進士孫叔暾忘機進士曹漢輔皆慶州人

○書略曰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物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今忘機堂之說則

都遺却此等工夫遽欲以無極太虛之體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萬物朝宗於我而運用無滯是乃欲登天而不慮其無階欲涉海而不量其無橋其卒墜於虛遠之域而無所得也必矣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謂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謂於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着滅字於寂字之下試以心言之喜怒哀樂未發渾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體而謂之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謂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又滅則枯木死灰而已其得不至於滅天性乎○四月有向定慧寺吟得即景詩四十韻次曹容叟二絕七月入爲副正字十月陞正字

十三年戊寅先生二十八歲

答忘機堂書書凡四篇其一略曰人物有形有質此理無形無質有形有質者不能無生死始終而其所以生死始終者實此無形無質者之所爲也而無形無質者曷嘗有時而息滅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其心猶天地之有陰陽也而太極之真於是乎在也其未感物也湛然虛靜若無一物是則所謂無聲無臭之妙也而求教所云寂者也然其至虛至寂之中此理渾然無所不備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寂而又滅則是寂然木石而已其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何在又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人事也則者天理也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安得不先於下學之實務而馳神空蕩之地可以為上達乎天理不離於人事人事之盡而足目俱到以臻於貫通之極則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渾全酬酢萬變左右逢原無非為我之實用矣又曰存養之云只是敬以直內存之於未發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已若曰遊心於無極之真使虛靈之本體作得吾心之主則是使人不為近思之學而馳心空妙其害可勝言哉又況虛靈本是吾心之體也無極之真本是虛靈之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致其廣大高明之體可也今日遊心於無極曰作得吾心之主則是以無極太極為心外之物而別以心遊之於其間然後得以為

之主也其二略曰來教擧虛靈無極之眞乃曰虛無卽寂滅寂滅卽虛無是未免於借儒言而文異端之說先儒嘗析之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然則彼此之虛寂同而其歸絶異固不容不辨而至於無極之云只是形容此理之妙無影響聲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謂無也又曰主敬存心而上達天理此語固善然於上達天理上却欠下學人事四字與聖門之教有異天理不離於人事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存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是釋氏覺之之說爲可諱哉其三略曰來教有曰敬以直內顧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堅定不易則固存養之謂矣而於靜時工夫則有矣若夫頓除下學之務略無體驗省察之工則於動時工夫蓋未之及焉是以其於求道之功踈蕩不實而未免流爲異端空虛之說伏覩日用酬酢之際不能無人欲之累而或失於喜怒之際未能全其太虛靈之本體者有矣豈非雖粗有敬以直內工夫而無此義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體道不能精密而或至於此乎又曰爲破世人執幻形爲堅實故曰寂滅此語又甚害

理蓋人之有此形體莫非天之所賦而至理寓焉是以聖門之教每於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盡夫天之所以賦我之則而保守其虛靈明德之本體豈流於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豈可以此為幻妄必使人斷除外相獨守虛靈之體而乃可以為道乎又曰下學上達乃指示童蒙初學之士豪傑之士不如是夫以孔子生知之聖年又非童蒙而猶不能無下學之事況不及孔子而遽爾頓除下學不用力而可以上達天理乎是分明釋氏頓悟之教也其四略曰來教有曰主敬存心則於直內功夫有實而未見義以方外省察功夫豈非但得衣之領而斷其百裔但得網之綱而絕其萬目者哉人之形體固當先有骨髓而後肌膚賴以充肥然若人但得骨髓一切剖去皮膚則安得為人之體而其骨髓亦必至於枯槁而無所用矣況既去皮膚而於骨髓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謂常加存養以立大本為酬酢萬變之主者固尊伯主敬存心先立其體之說初非毀而棄之也又曰先立其體然後下學人事此語亦似未當下學人事時固當常常主敬存

心安有斷除人事獨守其心必立其體然後始可事於下學乎所謂體既立則運用萬變純乎一理之正而縱橫自得者固無背於聖經賢傳之旨然其所謂純乎一理縱橫自得者乃聖人從容中道之極致體既立後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於此且如萬物生於一理仁者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其一體之中親疎遠近是非好惡之分自不可亂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語又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以此書之仁者雖一體萬物而其是非好惡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無也○有次忘機堂韻五首

五月（或作正月）陞著作（秋有上洛路上即事四韻）十二月丁丑丁判書公憂

十四年己卯（先生二十九歲）

三月四日丁酉葬判書公于慶州治東阿倍耶洞明活山祖妣塋之右

十五年庚辰先生三十歲

十二月服除除夕作立箴

十六年辛巳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十九日壬寅改葬貧成公先生自以幼年營葬不能誠信地又潤濕夙夜不寧去春起役今乃奉以移安有祭文四月在三聖庵有山窓即事夢覺有感喜晴感興等詩八月陞博士有西征吟二十絶尋選入爲弘文館博士兼經筵司經春秋館記事官或有言金慕齋薦按慕齋公於己卯冬已罷歸疑公曾擬選或已錄故有是言上命加先生名彥時丹城人與先生同姓名者登癸酉第故當避抑犯先正諱未安而然也○有伊尹五就湯論其略曰聖人未嘗忘天下亦未嘗有意於任天下湯得賢不自有而使之事桀是聖人憂君憂民至

誠惻怛之意也使孔子處乎此亦安得不以就乎
就而事之其淫虐昏暴終不可回也則去而歸於
湯但不肯苟循湯之意至於累就如是之瀆也其
於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明日遂行亦可見矣

嘉靖元年 中宗十七年 壬午 先生三十二歲

二月除世子 廟 仁 侍講院說書上劄論輔養儲貳之道 劄略曰今之師傅貳師則古之太師太傅以傅之職也而其與世子相接輔養之時比古極踈已乖昔人朝夕承弼左右輔導之意至於會講則又非徒講讀而已所以使世子習其升降揖讓之禮發其隆師敬傅尊德樂義之心尤不可一月或廢也近者連月停會講似甚未安昨又以賓客皆隨駕遂停不行臣等竊念國家 宗社生靈之計至大至急莫如輔翼儲副今間一有事故書筵會講輒命停之輔養之職似不重且專焉臣等竊惑焉伏願 殿下今後會講時非有大事必使行之至於賓客勿差異事以至廢講且得專精致志庶幾有裨輔養

二年癸未 先生三十三歲

遞爲成均館典籍 三月有到鳥嶺吟寄舍弟詩四韻 四月薦除兵曹佐郎十二月薦除吏曹佐郎

三年甲申 先生三十四歲

六月爲養乞外爲仁同縣監兼春秋館記事官 嘗有驛報御史且至先生詰曰此欲摘不法者故先報知何也御史無所摘嘆伏而去

四年乙酉 先生三十五歲 ○五年丙戌 先生三十六歲

七月以司憲府持平召還八月以兵曹正郎爲慶尚道御史十月除吏曹正郎

六年丁亥 先生三十六歲

七月除侍講院文學八月除司憲府掌令兼承文院校勘時李沆論臺諫有趙光祖餘習請禁之先生上劄極言其非又有兩司劄字略曰李沆之言在於重大臣而先欲抑臺諫使無激昂之節俛首喪氣苟徇大臣之意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乎臺諫彈一宰臣秉鈞大臣詆以引嫌朋比相援杜沮公論使不得伸其直脅持君上使不得有所進退嗚呼此豈盛世之事光弼攬沆言為已意斥臺諫為詭激排擯公論營救一人決非社稷之計伏願 殿下洞察安危之幾亟奮雷霆之斷兼免光弼以社稷漸廢黜李沆以正朝綱

七年戊子先生三十八歲

二月以奉常寺僉正陞內資寺副正六月除成均館司成有送元典翰繼叅序略曰 太宗世宗成宗亦嘗有征虜之舉當時野人屢肆跳

梁使掠邊境害及鎮將罪惡貫盈故三聖不宥
為孤兒寡婦赫然一怒興問罪之師是雖義之得
而時之可其視罔漢樂戎之度亦有所不侔者矣
況今日之事與此不類虜人實無侵邊犯境之罪
而邊將不備輕躡虜境卒然相遇於溪谷之間爲
其所內比如投兒於餓虎之穴雖欲不搏食得乎
今乃忘已護兒之失道反歸咎於彼欲探其穴而
快其忿豈理之宜哉甲申驅逐之擧略無攘除之
故而多喪士馬近來癘疫之禍兩界尤甚而水旱
饑饉之災近世所無軍旅之後必有凶荒豈非愁
若怨毒之氣有以感傷而然也矧今災變屢見物
性尤多正當上下恐懼修省應天恤民之不暇而
與師動衆以事報復於戎虜恐非今日之所宜然
虜旣殺我鎮將我將默默而示怯則或生輕侮之
心是亦不可不慮無已則有一焉令當使邊將宣
諭於虜中曰爾旣殺我將我提兵問罪蕩覆爾巢
穴俾無遺類然不分玉石同就殲滅我主上天
涵地育之仁有所不忍故惟欲得其有罪者而止
今爾等若能盡括殺我將者縛致轅門則當重報
以爵賞又罷兵討利害甚明爾其審處云則今則彼

將畏威懷剤不數年而必效其功矣罪人旣得數其罪而斬之境上梟首傳示則雖不能盡滅其類不亡一矢不頓一戰而國恥已雪威德并行朝廷隱然有泰山之尊不動聲氣而天誅已加於殊俗矣此所謂不戰而廟處靜制動之一奇也 八月差慶尚道御史 十一月乞養除密陽府使 臨民御吏細大皆有條理吏戢民懷稱爲神明不忍欺

八年己丑 先生三十九歲

哭舅四宰孫公 公四月卒于京○有祭文

九年庚寅 先生四十歲

十一月召入爲司諫院司諫

十年辛卯 先生四十一歲

正月 有直齋垣一絶寄舍弟子容四韻 左遷爲成均館司藝尋被

劾罷歸田里 時朝廷憂東宮孤危正言蔡無擇倡言傾起金安老爲之羽翼盖安老子禧尚公主而無擇其妻黨也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擧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諷正言而外議旋甞先生立異左遷爲司藝彥光問曰司藝何以知某爲小人先生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眞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柄第欲爲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來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遏之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彥光怒而去遂劾罷歸田里後慶人有以賄求官於安老安老謂曰愼勿令李某知之

○有澄心臺即景次魚子游韻等詩

十一年壬辰 先生四十二歲

築獨樂堂于紫玉山 即良佐洞西二十里盖先生之考亭也先生自少愛其巖壑瓌奇溪潭潔淸至是始搆堂溪上數十間窮不能辦久而後成名曰獨樂堂有玉臺曰濯纓澄心

觀魚詠歸洗心又立小亭于觀魚上第一間曰靜觀齋第二間曰溪亭亭之前後益樹以松竹花卉日爾詠遊釣於其間謝絶世紛端坐一室左右圖書靜中下工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專○有早春遊山偶吟等詩

十二年癸巳 先生四十三歲

春有壽母生辰山堂聞琴次王學士哭文丞相等詩

十三年甲午 先生四十四歲

春有山亭即景川上和朱先生韻等詩

十四年乙未 先生四十五歲

有林居十五詠病中書懷寄客叟記憂等詩

十五年丙申 先生四十六歲

有知非吟詩

十六年丁酉先生四十七歲

有足聯句詩十一月金安老敗死　中廟思先生忠亶首命叙復除掌樂院僉正歷宗簿寺僉正除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敎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轉校理有上洛贈鄉友詩十二月遷弘文館應敎知製敎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金安老每逢南人問先生安否蓋未能忘于懷也適安老逮辜故先生免於禍焉

十七年戊戌先生四十八歲

二月薦除議政府檢詳三月以清白吏加資擢爲

左舍人尋除軍器寺正五月遷弘文館直提學知
製敎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有玉堂入直次宋眉叟韻
詩陞秩爲兵曹叅知十月乞養出尹全州
十八年己亥先生四十九歲
府境大治民立石頌德遇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有寄舍弟子容詩十月先生應旨上疏數千
言　上嘉奬賜表裏一襲仍命特陞嘉善降
聖旨褒諭十一月上箋懇辭不允先生雖鳥養乞外憂國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會因災異求言乃上疏凡一綱十目綱曰人主心術目一曰嚴家政二曰養國本三曰正朝廷四曰愼用舍五曰順天道六日正人心七日廣言路八日戒侈欲九曰修軍政十日審幾微

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謨極其忠讜
中宗深加奬嘆曰古之真德秀無以過也卽命
傳示 東宮以及外朝仍賜表裏特陞嘉善 下書
褒諭曰今觀卿疏一綱十目至切且讜皆是格言
置諸左右燕閑披覽必有所益卿身雖在外其受
君憂國之誠於此可見玆命特加一資用示予嘉
奬之意卿其知悉先生謂 如蒙採言則幸矣遂有
借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恩命 上答曰今
見卿辭謝箋文辭意懇至但求言之後上疏陳弊
乃臣子職分之所當然今此褒典非獨為卿是欲
示求言之旨而廣進言之路耳卿其勿辭十二月九日除兵曹叅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有旨促召先生卽赴 闕

十九年庚子 先生五十歲

二月有驪州路寄舍弟詩 四月除禮曹叅判 有五月十九日夜半露立卽事詩

六月除成均館大司成十一月除司憲府大司憲

二十年辛丑 先生五十一歲

三月陞左副賓客。陞除弘文館副提學知製敎兼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入直與同僚相對終日無言惟聞謦欬聲蓋時自警惺故也

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得失 疏凡一綱九目一綱曰致中和九目其一宮禁不可不嚴其二紀綱不可不正其三人材不可不辨其四祭祀不可不謹其五民隱不可不恤其六敎化不可不明其七刑獄不可不愼其八奢侈不可不禁其九諫諍不可不納

六月中賜狀辭下 旨諭 諭曰侍從長官不可久外斯速調理上來

七月乞歸養不允八月陳情不允 答曰觀卿懇辭其情至切然朝廷可用者幾人進退有關故前既不許歸養今往來覲省矣

復乞外除金海府使臺諫留之九月陞爲漢城府判尹三辭不允

尋加正憲除議政府右參贊兼同知成均館事再

辭不允命毋來京有先君諱日在洛寄舍弟夢見亡姪元慶次寄舍弟別舍弟夢詩秋送李季雅按嶺南詩二首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除吏曹判書有王子居最近先生除日先來謁復來辭以疾即日發行王子深銜之四月遞爲知中樞府事再陳乞外養不許五

月除議政府右參贊辭八月特除司憲府大司憲

上劄陳至誠格天之道九月除刑曹判書力辭十

月除禮曹判書又辭十一月除議政府左參贊十

二月詣　闕再陳情懇乞退朝廷不得已除安東

府使且行獻規 東宮東宮手書謝曰今受外任於公之孝則得矣余恐久末聞嘉言格論之際特贈至切之辭感激于懷銘心服膺 已而諫官留之有在洛寄舍弟二首贈別舍弟三首洛中得舍弟書三首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三月以親病辭有海月樓記 四月下 旨諭諭曰今因狀啓知卿親病辭職但觀病勢久當自底蘇復玆故不允卿還朝仍給食物以資致養卿其姑留診治待差上來仍令監司敦諭并致饌老親先生遂赴命病留聞慶狀辭又下 旨給假復敎忠淸慶尙兩監司救藥病間詣闕上箋謝 恩請外愈力七月除本道觀察使

下 旨諭諭曰惟卿德涵內外學造精微敦大而高明方嚴而簡默處論思之地嘉猷累
陳作親民之官善政素著允釐庶績方參廟謨今擢卿以本道觀察使其體予倚任之專推卿孝友
之敎有次舍弟贈舍弟別舍弟次閒慶小軒國卿韻中原訪長吉不遇等詩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五十四歲
春與宋圭庵諱麟壽字眉叟時為全羅監司會白塲寺有唱酬詩八首四
月以病辭五月固辭七月除漢城府判尹再下召
旨力辭八月除知中樞府事兼世子左副賓客
召又辭有山中次子容韻三首病少愈將行復劇狀辭九月
召辭十一月又辭 中宗昇遐 仁廟即位
未克赴臨憂慟病益甚具狀待罪下書慰諭命監

司別加救療 有歲暮吟一絶

二十四年 仁宗元年 乙巳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具狀待罪降 旨召病辭尋特與改秩以議

政府右贊成召再辭特下 旨敦諭 若曰往年先王賜觀卿疏固已嘆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為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 賜以藥餌繼遣

醫賫藥救療閏正月轉議政府左贊成上劄陳

上詣 山陵事宜 劄略曰臣聞下玄宮時上欲躬詣陵所所是日夜半動駕非但上體虛弱復事多匆匆宜於前一日徐詣陵所奉審山陵諸事翌日率百官禮畢以卒大事情禮俱盡 二月輿疾赴山陵至永川疾重不

行 在永川客舍有四韻詩又有次舍弟韻 三月連辭夏初病稍間始

克趁朝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盖將以有為也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先生憂之囑首相尹仁鏡言早建白封　大君為世弟云七月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先生定垂簾之議百官會議仁鏡曰何殿當聽政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叔同御殿之理今但定垂簾儀制耳由是朝無他議共議書啓十條一　慈殿善導養聖質二博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遊處以進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愼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　太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至重願　兩殿留神皆先生筆定也八月兼

判義禁府事入與忠順堂引見（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齡李芑為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誣密旨誘臺諫使擊尹任臺諫不從芑等詣闕門欲有所啓 兩殿即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先生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大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縮頸而先生色不懾）既而錄功號曰衛社併錄其日

入侍宰樞先生加崇祿封驪城君以無功濫受力

辭不聽（其懇辭勳爵箋文有非但取譏於當世直恐貽笑於萬年等語而全篇遺失）上

劄論信讒邪私戚屬之禍（有論洪嬪鳳城 王大妃劉子不進有讓老）

（王以其遺命不告訃啓辭撰 仁宗大王行狀有挽章四韻）十二月辭狀省親

二十五年（元年）明宗丙午（先生五十六歲）

春入劄子言君德成就責經筵之義 劄略曰先賢有言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叨是職日夜懼無以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其有補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其講劘規箴固在於經筵至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慈殿宜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以修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聖帝明王為法則聖德日就為宗社無疆之福矣 三月呈辭省親 命本道監司題給老親食物 將行進劄乞講學明理親賢遠邪 劄略曰王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沈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銷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匡救之益無一曝十寒之患 既歸三上章辭七月

遞爲判中樞府事上箚論當宁垂簾之非時禮官請當宁并垂簾先生聞之上箚略曰人君南面而聽治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况在臨政之初羣臣思得一望淸光今乃御殿而障蔽 天顔豈不致羣情之缺阻乎宋朝之儀盡以皇帝聽政侍臣皆坐經筵講官立講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相距密邇故帝坐亦在於簾內我朝之禮侍臣講官皆俯伏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並設簾障乎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 得如忠順堂面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

九月李芑尹元衡啓奪勳爵

初先生爲慶尚監司日都事李天啓以持平召赴闕請曰令當卜相時論皆歸李芑何如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銜之至是芑以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爲矛盾一日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啓曰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經須者多恐有橫冤欲望用較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入見啓草忿然曰渠慾杖落

渠滕故耶加以仁鏡用前釁反有嗛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己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絕不往由是深恨焉是時朝論洶洶讒讕遂及於先生九月邑啓曰某惑於邪論諂附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條蓺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逆賊之言臣往以贓吏女婿不得為顯職其為大憲時始解之於臣有恩今臣為國不計私敢啓大憲元衡持平陳復昌繼之乃奪勳爵

二十六年丁未 先生五十七歲

閏九月江界府安置 有無賴子匿名謗國良才驛壁副提學鄭彥慤見之取糊紙以啓或曰彥慤送女子仍經宿自為之云因以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安置聞諭命舉家號泣先生愔然飲食言笑如平日屬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 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七月有記夢閏九月有向關西詩

二十七年戊申 先生五十八歲

六月十八日辛酉大夫人下世七月訃至用遺衣設位朝夕攀號十月爲文具饌遣姪李純仁致祭

有沙伐國傳其略曰有崇品宰相以父溺愛其妾偏與財産而薄於嫡常蓄憤於庶母去壬寅年間父死右公以大諫居喪于沙伐國兄又病死乃嗾兄妻訴於官曰庶毋孽弟等爲妖術死吾夫請繫治牧使宋希奎疑其無證據不授理右公潛簡于宋請急逮治遂報刑四次某過宋宋言其事某曰公何爲此宋披囊出其手簡曰不得已也某到咸昌寄書右公極言未安意其答書略無自責意多有憤恨言到聞慶宰安景祜以推官故備言其殘忍妄嫉惡口滑逢人即說右公深懷疑畏復爲大諫辭免時舉以發明近乘勢欲滅口乃列本道朝官宰相沙伐鄰境居人陰授權臣令盡除去從之丁未之禍宋安皆不免有權臣切親明言陰授之事若使朝廷知此事豈不有補於累政乎按沙伐尚州舊號宰相金光準也但未知傳作於何年姑附于此

二十八年己酉 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庚申大夫人祔葬贊成公墓後穴 先生撰碣 十月

大學章句補遺成 序略曰朱子以其結語一句知其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未得其文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發明甚備然愚嘗讀至於此每嘆本文之不得見近歲聞中朝有大儒得其闕文於篇中更著章句欲見之而不可得乃敢以臆見取經文中二節以爲格物致知章之文既而反覆參玩辭足義明無欠於經文而有補於傳義又與上下文義脉絡貫通晦庵復起亦或有取又按聽訟一節今在傳三章之後文義不屬有可疑者乃依程子所定置於經文之下詳味其意與中庸卒章予懷以下奏假以下之意合此蓋端本化民之要道也故曾子於經文章末引孔子之言以明之程子於此豈無所見乎

二十九年庚戌 先生六十歲

六月服除八月奉先雜儀成序略曰本朱文公家禮而參以馬程氏祭禮及時俗之宜稍加損益務從簡易以爲一家之禮庶幾宜於今而遵守勿替云爾存乎心者有所未盡則節文雖備是亦虛而已故又採禮經之文及先聖賢之言有明報本追遠之義者別爲一篇以附于後

十月求仁錄成序略曰聖人千言萬語無非在於求仁而其所以求端用力之方見於語孟諸經者明且備矣但其言散出於諸篇而或因門人問答而發者有大小淺深之不同有難以領會者乃取先聖之訓及諸弟子思孟之說類聚爲篇諸儒註解要切之言亦略附錄又採先儒之論發明仁體及用功之要者別爲一篇以備參究

進修八規成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什爲八條以爲聖學之助一曰明道理二曰立大本三曰體天德四曰法往聖五曰廣聰明六曰施仁政七曰順天心八曰致中和又爲教養儲宮一條云

三十年辛亥先生六十一歲

三十一年壬子先生六十二歲○三

十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三歲

四月為文具饌使嗣子應仁從弟經歷通之子祭亡弟彥适察訪字子容中庸九經衍義修未及成書十一月二十三日乙丑以疾終先生素有寒疾人益危之毀戚三年猶無恙人皆以為必有所扶護而然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疆疾驅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善意先生不為動正坐看書北地素無大風是曉雲霧四塞風振拔木移時乃定先生故人慶州居鎮海宰金世良夢見贈云投簪來下去人精氣與天通淡然一草裏獨遊神仙峯驚覺號泣召語其子曰先生逝矣後聞之果易簀日也十二月十二日孤全仁與覲發行全仁露伏柩前觀者灑泣冰雪盈山轜不得進時有樵夫負土鋪路使之

安行

三十三年甲寅

二月大轝至鄉十一月甲辰窆于賛成公塋之次

三十四年乙卯○三十五年丙辰○三十六年丁巳○三十七年戊午○三十八年己未○三十九年庚申○四十年辛酉○四十一年壬戌○四十二年癸亥○四十三年甲子○四十四年乙丑○四十五年丙寅

秋八月李全仁具疏進進修八規

上悟遂命復爵 疏略曰臣父白首窮涯丹心彌切每見求言之旨自嘆展抱陳悃不得一

徹於君父乃草九條繕寫已具上達無由齊吉買歿臨歿言不及家事但曰予受三朝厚恩稱效無聞投棄絕徽理固宜然特賴聖慈寬仁明裕七載天年粉骨難酬予昔所撰八規庶幾有助聖學儻蒙採取吾死無憾古人有遺表即此吾意也下諭監司曰今觀道内慶州地居李全仁蹤跡及所進其父某進修之規身在草野不忘其父進修之誠良用嘉焉卿其傳諭此意

隆慶元年丁卯

六月　明宗昇遐今　上即位十一月下

旨搜訪遺書下旨曰李某非特無罪實優學行近代獨有著述所學李程朱故所言皆道理足以示諸天使且其書乃少時所著若曉年所得則至矣遺書在其家者搜訪得出使後學矜式

二年今上元年戊辰

二月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仍命歲賜廩于夫人三月遣官禮曹正郎李景明致祭其文曰嗚呼天不可恃賢邪相勝理不可誣是非乃正絪惟孤忠予切追隱學為希顔志則惟尹早挺東南歷敭臺閣中罹擯絶晦養益篤 中廟宣召契合昭融便養在外疏奏九重一綱十目大人之謨優荷聖奬許以真儒追遇 孝陵處之貳公如魚有水遽遭鞠凶遠 先王初砥柱危疑條上嘉猷正中時宜許國忠赤炳如星日愠于羣小誣入罪籍遠拘西裔極其困辱人所難堪素患不移國是久迷賜環少遲賚志沒地世所共惜日月攸遵重泉猶鬱天道喜還權姦一掃積歲幽寃睿鑑旁照賜覽入覲嘉乃忠告不幸已亡未見收召悶予在疚思繼先志仰稟 慈誨羣枉畢理生加簪紱死賁褒異惟靈之賢拔乎其萃匡君之道經世之策備在遺書足為後法恨不同時獲其輔益眷言舊爵罔

符厥德贈以崇秩昇之上台匪以榮之用慰
予懷遜矣東都故里荒凉伻造寢東爵以一觴

三年己巳

八月贈諡文元道德博聞曰文主義行德曰元配享

明宗廟庭王若曰三年喪既畢方修升祔之儀一介臣惟賢宜齊與享之寵玆惟崇德之與實
協敦宗之文惟卿安重端詳英悟超邁以天民之
先覺作聖朝之藎臣學遡淵源契周誠程敬之奧
旨忠竭啓沃符伊訓說命之嘉謨國有賴於蓍龜
士咸仰乎山斗荷知遇於 中廟許以真儒承
隆眷於 孝陵權在弘化逮 先王之初服有明
昜之裕猷衍成八規備在進修之道條上十事式
罄棐迪之誠何羣小之孔艱致先正之遐棄忠以
受禍痛青蠅之止樊天不可知慘野鵩之入室德
濟世之已矣言垂後之炳如我 皇考旁燭離
明思理之誣枉予小子克繼 先志首命追褒道德
文章無以加先矣考翼大夫國人皆曰可實符僉
同肆當吉祭之辰聿蹐從祀之列於戲同心同德

既無間於幽明作福作灾永有賴於啓迪

四年庚午○五年辛未○六年壬申鄉人建書院于獨樂堂下欲觀周道捨魯何適經始上年斷手今秋○此山別業全仁守之

萬曆元年癸酉

二月丁卯出鄉賢祠在西岳位版安于書院十二月二日錫額玉山書院

附錄

三十八年庚戌

八月遣官禮曹正郎南以俊賜祭家廟其文曰大賢之生不偶蔚爲師儒之宗公論之定有時盍擧崇報之典肅示異數載告端由惟鄉間世挺生元精毓秀天資暗合于道勇

往不待師承聖人可學而能力踐必由序進觀其終始獨得之妙最在明誠兩進之功紹濂洛考亭之遺傳遇中仁明廟之盛際庶幾乎禮樂期致萬歲大平堯舜我君民恥見一夫不獲何圖設施之未幾遽見讒構之横罹覆險蹈危身雖厄於顛沛動心忍性功不輟於斯須惟進修入規之書及推衍九經之義反覆數千百語悉出愛君憂國之誠首尾二十餘篇皆為妙道精義之發至如雜儀補遺諸說無非牖世立教之謨論道德則無愧於古人語事功則可質於往聖已有 先朝之嘉奬秪今文廟之縟儀議廊廟而未遑盖以舉措為重勤章布之屢請僉見詢謀僉同肆予特許褒崇使人有所矜式良辰吉日命攸司舉儀於國庠潔牲薰爐遣禮官致告于家廟扶植道脉鼓舞儒風於戲自東自西自北自南四方無思不服有德有言有功有烈千載得與斯文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九月從祀 文廟

晦齋先生年譜 終

晦齋先生年譜後叙

余旣重浚請僭序先生集矣浚起拜謝且願次輯爲譜使一披在目盡得平生𢡃惟朱夫子能譜程先生若朱譜未免後儒惜其任意增損今余何人敢當斯托顧雖不得考亭心亦嘗見伊川面耳迺爲之就本集行狀家藏拾遺詳其爵里世系出處進退與夫學問德業言論風旨在人耳目者前後次第一二粗備噫其尚有所考也夫如其完複踈脫俟後君子得因以刪補之閼逢閹茂姑洗上旬

後學晴室盧守愼書

晦齋先生集附錄

晦齋李先生行狀

先生姓李氏諱迪後 中廟命加彦字字復古自號晦齋又號紫溪翁其先驪州人鄉貢進士世貞之後中移于迎日復遷于慶州良佐村高祖諱權副司直曾祖諱崇禮贈兵曹叅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叅軍贈吏曹判書考諱蕃成均生員贈議政府左賛成妣貞敬夫人孫氏精忠出氣敵愾功臣雞川君昭之女先生生于弘治辛亥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旁通舉業正德癸酉中生員試甲戌別舉朴世

嘉榜登第年二十四矣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差本府教
官尋入爲正字戊寅爲著作參軍公殁先生承重居
憂制甚謹服闋陞博士辛巳選授弘文館博士侍講
院說書用薦爲吏曹佐郎甲申乞外爲仁同縣監丙
戌以司憲府持平召還轉吏曹正郎除掌令己丑由
成均館司成出爲密陽府使臨民御吏細大皆有條
法吏戢民懷庚寅召入爲司諫院司諫時金安老久
在屛黜朝廷方議復引用以爲 東宮孤單須此人
爲之羽翼盖安老子延城尉尚公主於 東宮爲有
力也倡此說者正言蔡無擇無擇安老妻黨以此爲

安老得路之地大司憲沈彦光等隨聲和附擧朝靡
然先生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一不合無擇旋正言而
物論旋訾先生立異左遷爲司藝先生一日過沈彦
慶兄弟彦光曰司藝何以知安老之爲小人乎先生
曰安老尹東京時熟觀其處心行事眞小人情狀也
此人得志誤國必矣彦慶曰雖入豈授以權柄乎但
欲爲 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非久必秉國
鈞專擅用事誰敢有禦之者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
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彦光怒起去乃宣言于
朝曰李某在朝安老不得入矣遂劾罷歸田里安老

既至聞先生攻己語亦不甚怒慶人有以賄求官者安老謂其人曰愼勿令李某知之也丁酉冬安老敗死

中廟思先生忠直首命叙復爲掌樂僉正遷宗簿入玉堂爲校理應教轉中書由檢詳至舍人除軍器寺正俄以直提學陞秩爲兵曹叅知已而出尹全州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碑以頌德先生雖以親老乞郡其愛君憂國之念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會因災異求言乃上疏數千言其疏爲綱者一曰人主心術爲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愼用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修軍

攻曰審幾微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謨極
其忠讜　中宗大王深加奬歎曰古之眞德秀無
以過也即命傳示東宮以及外朝特旨陞嘉善俄拜
兵曹參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先生以謂如蒙採言
則幸矣遂有僭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上不許
於是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兼
世子左副賓客弘文館副提學在館又上疏極陳聖
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
憲議政府右參贊轉吏曹判書再爲參贊大憲刑禮
曹判書右參贊癸卯求出爲安東府使諫院啓留之

先生以毋夫人老病在鄉不可以睽離遠宦累陳情
悃乞歸養　上慰諭之曰卿辭至切進退有關故
不允命本道題給毋食物又諭令將毋來京先生益
爲之惶恐感激請外愈力朝廷不得已除爲本道監
司俾以少遂其情甲辰判漢城府兼左副賓客會病
乞辭十一月　中宗昇遐亦未赴臨日夜憂慟病
益重　仁宗即阼首降召命乙巳正月擢爲議政府右
賛成先生再上狀辭病　上下旨敦諭若曰往年
先王賜觀卿疏固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爲卿
留意久矣豈不含貳公乎仍賜藥物令調以來閏月

及三月連辭猶不允至夏初病稍間始克造朝時先
生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盖將以有爲也而
仁廟不豫日久曠不視事國之隱憂有不可勝言者
矣先生嘗私謂領議政尹仁鏡曰當今 主上無
嗣 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爲世弟以定國本乎
仁鏡曰公言當矣但今 山陵纔畢 詔使臨迫何
暇及此七月 仁廟昇遐 今上嗣服當舉垂
簾之儀百官會議賓廳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
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先生曰昔宋哲宗
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且安有嫂

叔同御殿之理乎今但定其爲儀制耳由是朝無他
議始開經筵先生入參伏聞　玉音琅然不覺喜
淚下退詣春秋館柳仁淑問　主上讀書何如先
生曰　聖質英明讀書無一字差誤　宗社臣民
之福也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道亍養
聖質二請慱選經筵官恒與之講論游處以進
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
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請慎擇
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入政院職出納
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府中當爲一體

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　大行大王學
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顯至治奄至斯極　今上嗣
緒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大王者望於　殿下
其機甚重願　兩殿留神焉大率皆先生筆定也
已而將治尹任等罪　兩殿同御忠順堂密旨引
見宰臣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拂先生進曰人
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
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
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尹仁鏡啓曰當初議垂
簾時李彥迪問臣何殿當聽政乎臣答以　慈殿

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擧已名心疑之出取注
書日記撿得其誣啓之實然又不欲尹得重罪乃書
啓云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記錄之誤也
上下其單實聽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左相洪彥弼
彥弼答曰忠順堂狹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此必注
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是月錄入侍忠
順堂寧樞賜定難衛社功臣之號先生力辭以爲豈
可無功而濫受以忝王典乎不聽丙午春入劄云先
賢之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日夜懼無以
稱塞謹取先儒程頤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

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此皆輔導幼主切要之言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補於　聖功豈
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其講劘規箴固在於經筵
至於在宮中保護教諭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宜
於　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
臣納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
必以修身進德爲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
聖帝明王爲法則　聖德日就爲　宗社無疆之
福矣三月呈辭省覲將行進劄云王者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心之要在

於講學明理親賢遠邪而已況潛聖賢之訓窮格義理之源則方寸之間天理日明人欲日消親賢臣遠邪佞則有薰陶匡捄之益而無一暴十寒之患云其一心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當時氷炭之勢實亦有難相容者旣歸三上章乞辭職乃命遞爲判中樞府事于時禮官請於　當宁并垂簾先生聞之上劄云人君南面而聽治當如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况在臨政之初群臣思得一望　清光今乃御殿而障蔽天顔豈不致群情之疑阻乎宋朝之儀盖以皇帝聽政侍臣皆坐經筵講官立而皇帝與太后東西相對

相距密近故帝座亦在於簾內我 朝之禮侍臣與
講官皆俯伏雖史官亦莫敢仰視何必於 殿下
並設簾障乎至於 慈殿同御殿之時則只得如
忠順堂面對之儀行於今而無惑垂諸後而可法矣
是時朝論洶洶謾讕遂及於先生秋九月李芑啓曰
彥迪惑於邪論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
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逆賊之言
臣往以贓吏女壻不得爲顯職彥迪爲大憲時始解
之於臣有恩今臣爲國不計私私敢啓大憲尹元衡持
平陳復昌等繼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

匿名謗國之變因以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安置夫以先生委質 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星而言論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懇惻終始一致無一毫可疵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在慶尙日都事李夫啓以持平召赴闕請於先生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歸於李芑何如先生曰其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而李果相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銜之至是李以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爲矛盾一日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啓曰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

者多恐有橫竞欲望用校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
入見啓草忿然曰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前
釁又有嗾於先生元衡以先生甞有救巳之言屢欲納
交先生絕不往由是深恨焉三憾合勢共謀欲中害固
不遺餘力矣矧乎一時姦憸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饕
巳利者相環也按金光凖挾私憾中傷之力居多允先生所守皆彼之所
畏彼輩今日之得志寔先生平昔爲君上深憂而力防
之者則先生之以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
焉聞謫命舉家號泣先生飮食言笑如平時乃囑之曰
好侍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至謫

吁之明年戊申大夫人下世是則爲先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疾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慼以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入一府驚怖以爲有不善意先生不爲動正衣冠坐而看書其一視夷險不以死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六十三甲寅返櫬于慶州十一月

甲辰葬于興海郡南達田里之禱陰山從先壟也初
先生先考府君蚤歲以儒聞嘗魁本道夏課　成
宗嘉其詩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學焉後歸鄉里
日以訓後生爲事先生雖不遠趨庭之訓其家業固
有所自來矣孫夫人賢有識慮不以慈愛弛敎督之
方既令就學於舅氏孫吏判仲暾又撥貧窶資給遠
適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道不唯通經史習時文不
勞而早成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
求之雖未見有名門之師從遊而受業然謂道備於
吾性而其說具在方冊苟能篤志無不得之理於是

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自少群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若無聞焉年二十七而作五箴畏天也養心也敬身也改過也篤志也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躬行心得切要之旨其操存省察於日用動靜之間懲窒遷改於遵養時晦之際固已實有所事而非空言也其罷歸也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愛其巖壑瓌奇溪潭潔淸築室而居之名其堂曰獨樂益樹以松竹花卉日嘯詠釣游於其間謝絕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硏精覃思靜中下功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專一

然後向來有聞而未甚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
而有驗焉養以冲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
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樂鳶魚流行之妙處考
其可見之行其事親也篤於愛敬而承順悅豫溫凊
滫瀡靡不曲盡一弟彥适與之友于如手如足治家
有法門庭肅然奴僕謹恭宗戚鄉黨撫待各得其宜
祭先之禮務盡誠敬特爲之編輯一書名曰奉先雜
儀旣參酌古今以定禮文又裒錄禮記等書所載孝
子慈孫竭誠齋祭之文以觀省而奉行焉大有定力
雖遇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靜正自持其在全州遇

節曰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往猶不免顧
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其直至堂或與同僚終日相
對無言盖持敬功深非矯而爲之本之於身心性情
而行之於家鄉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述古而推
今移孝以爲忠者也故其立乎本朝也進退逮白如
彼其光明正大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斥姦
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要之其言論
風旨尤足以備勸講而補衮職其心懇懇焉常以堯
舜君民之責自任故其在遷謫猶不勝其拳拳之忠
嘗取易經進德修業之義衍而爲八規志欲獻忠雖

以時義之不可而莫之進其素所蓄積益可見矣然而
先生在當時旣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爲有道者滉
之不肖固嘗獲登龍門而望之宇矣亦懵然莫覺不能
以是深叩而有發焉十數年來病廢林居若有窺覘於
塵蠹間顧無所依歸而考問然後未嘗不慨然想慕乎
先生之爲人頃年先生庶子全仁來亦先生所纂修諸
書近全仁又遣其子浚以其所裒集先生詩文誌銘及
歷官首末言行事實重來示滉謹受而伏讀之反覆紬
究質之以古聖賢之言於是始知先生之於道學其求
之如此其切也其行之如此其力也其得之如此其

正也而凡先生之出處大節忠孝一致皆有所本也
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修
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深此三書
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
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
言闡吾道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
然一出於正深玩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緖餘而其
得於考亭者爲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
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
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

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青蠅止藩僅能誣芳躅於電往中原采薇擧將仰高山而雲興則先生之德業行蹟胡可無紀述以傳于世乎而滉極知昧陋無聞不足以任是責矣徒以景仰尊慕之心有不能自已者敢因全仁之請而僭爲之掇拾序次以俟他日知德能言之君子有所據而裁幸焉爾先生內子封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

不幸無嗣以從弟經歷邇之子應仁爲後有孽子一
人即全仁一女未行全仁生二子曰後曰淳全仁習
詩書知義方玉山別業全仁奉守云嘉靖四十五年
歲在丙寅冬十月乙亥嘉善大夫前工曹參判真城
李滉謹狀

有明朝鮮國故行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文元公晦齋李先生神道碑銘 并序

明宗之二十年放黜權奸大更政化迺登耆俊有繹

罪過自乙巳以後在擯竄之籍者或敍或移而已死
者 命復官故議政府左贊成晦齋先生李公用直
道被斥以歿盖十有三年而始與復官之列道際隆
平 聖治日新數年之間其所以滌蕩甄別者固
將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之降割 禮陟斯遽臣民之
慟曷有窮乎今 上嗣位之初克述 先志丕恢
至道 山陵訖首霈鴻恩盡釋其未盡釋者以備官
使勤御經筵懋講聖學益修當世之務于時士之嚮
風有懷者咸得以仰首吐露無幽隱之不達由是公
之道德文章之懿亦得徹聞於黈纊之下遂有搜求

遺書之命儀用廷議贈公領議政謚曰文元又命配
享 明宗廟廷嗚呼公之道亦庶乎少白於一世
也公諱彥迪字復古自號晦齋初名迪 中廟命
加彥字系出驪州後遷慶州良佐村曾祖諱崇禮贈
兵曹參判祖諱壽會訓鍊院參軍贈吏曹判書考諱
蕃成均生員贈左賛成妣貞敬夫人孫氏雞川君昭
之女公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稍長力學能文正德癸
酉中生員明年甲戌登第權知校書館副正字尋入
爲真轉至著作參軍公卒公持重終喪陞博士遷弘
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成均館典籍兵吏兩曹佐郎

請外授仁同縣監僅二期召爲司憲府持平歷兵吏正郎改文學遷掌令輔德嘉靖己丑出爲密陽府使臨民御吏皆有條法吏戢而民懷之歲餘以司諫院司諫召還時朝論欲引金安老用以羽翼 東宮盖安老子尚公主於 東宮親暱故也倡其說者正言蔡無擇而大司憲沈彥光等隨聲和附擧朝靡然公獨力言其不可與無擇議不合無擇褫正言而外議旋皆公立異 遞爲司藝彥光問公曰李君何以知金某爲小人乎公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眞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

柄第欲為 東宮地耳公曰不然彼若入來必秉國
鈞專擅用事誰敢過之且 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
意何待安老而後安乎彥光怒而去遂劾公罷歸田
里後七年安老敗死 上思公忠直召為弘文館
副校理轉校理應教除議政府檢詳遷舍人拜直提
學陞兵曹參知戊戌冬出尹全州歲中一境大洽公
雖為養乞外憂國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會因災異求
言乃上疏數千言所陳無非格君心措時務啓沃謀
謨極其忠讜 上深加獎歎命傳示東宮及外朝
既增其秩俄拜兵曹參判兼 世子右副賓客公以

爲知象採言則幸矣而遂有僭賞非所敢當上箋懇辭
不許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除弘
文館副提學又上疏極陳聖學本末時政得失辛丑秋
陞資憲判漢城府尋加正憲爲議政府右參贊兼同知
成均轉吏刑禮曹判書再爲大司憲右參贊求出爲安
東府使諫院請留仍爲參贊兼弘文提學公以母夫人
老病不可遠離纍乞歸養　上慰諭不允又令將母
來京公益惶恐請外愈力遂出爲本道監司甲辰八月
授漢城判尹兼左副賓客會病乞辭　仁宗即位召
拜右贊成轉左贊成兼知經筵事公再以病辭下　旨

敎諭仍賜藥物公復固辭猶不允病間始克造朝公感
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盖欲以有爲而　仁宗弟
豫日久國家隱憂有不可言者公私謂領議政尹仁鏡
曰當今　主上無嗣　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爲
世子以定國本乎仁鏡然公言而不能用乙巳七月
仁宗昇遐　明宗承序當擧垂簾儀百官會議仁鏡
曰今有　大王大妃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
然公曰昔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
疑問今但定垂簾儀制耳議遂定八月政府書啓十
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　聖質二請慱選經筵

官恒與之講論咨問成就　聖學三　殿下於
大行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
宮禁防戚里五請愼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
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
九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
十言　大行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顒至治奄
至斯極今　上嗣緖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王
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重顒　兩殿留神焉大
率公所筆定也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
齡李芑爲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託

密旨諷其臺諫使聲尹任臺諫不從芑等詣闕門欲有所啓 兩殿即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 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公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専於所事當彼時専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縮頸而公色不懾既而芑等録功號曰衛社併録其日入侍宰樞公亦與焉公力辭以爲豈可無功而濫受以紊王典不聽丙午春入劄曰先賢有言君德成就責經筵臣忝是職懼無以稱塞謹取先賢格言至論有裨於 聖德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録以獻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爲 聖功之助豈
小哉已而將省親又入劄乞講學明理親賢遠邪其
所望於君父者益深切矣然而氷炭之勢實有難相
容者旣歸三上章乞辭遞爲判中樞居數月李芑啓
曰彦迪諂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啓十條繫人
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逆賊之言彦迪於
臣有恩臣今爲國不計私敢以聞兩司繼論之乃削
奪勳爵丁未九月因良才驛誹書加罪乙巳諸人公
亦江界府安置家人聞謫命相與號泣公怡然如平
日屬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

矣明年大夫人下世公用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毁
戚以盡三年公在窮厄有以自安講學著書不輟其
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几案間嘗書自戒之辭曰吾
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君親有未誠歟持心
有未正歟忽有衙命官疾驅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
善意公不爲動正坐看書其一視死生不易素操如
此癸丑十一月乙丑以疾終享年六十三甲寅春返
櫬于慶州十一月甲辰窆于興海郡南達田里禱陰
山先塋之次始公之先府君登歲以儒聞嘗魁本道
夏課　成廟嘉其詞賦召見賜衣物俾留國學學

焉後歸鄕里日以訓後生爲事公雖不逮趨庭之訓
而其家業固有所自孫夫人又賢有識慮不以慈愛
而弛敎督旣令就學于舅氏孫四宰仲暾又撥貧窶
資給遠邇公天資近道英悟出人乃於俗學之外知
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求之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年二十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
言皆古聖賢切要之旨蓋於操存省察懲窒遷改實
有所事非空言也其罷歸也築室於紫玉山中靜坐
一室左右圖書硏精覃思旣專且久而所見始益親
切焉事親之際愛敬兼至溫凊滫瀡亦無不盡而祭

先之禮務極其誠與弟彥适友愛尤篤治家有法接人以禮撫宗族馭僮僕咸得其宜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默然終日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朝廷論建施爲正大光明其言論風旨固足以備勸講而補袞職至於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然公旣深自韜晦故人未有知其爲有道者也所著有奉先雜儀求仁錄進修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而未及成書文集若干卷公配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無子以從弟經歷通之子應仁爲後今爲松羅道察訪庶子一人全仁

女一人金仁生二子曰浚曰淳金仁習詩書知義方
敎誨其子亦皆有立云公之葬也不及表于墓道而
德業之先自不可掩一時褒大之典實出於人心之
不容已公之道愈久而彌彰者盖可知也退溪李先
生嘗狀公之行而曰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
無傳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
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率未盡明誠之
實稱之後世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
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
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言炳然筆出而言垂于

後者求之東方始鮮有其倫矣此其於公之道可謂深知而善言之也庶子全仁又欲求篆碑之辭于退溪先生先生以稱述盛德不當專出一人遂以命大升大升辭不獲命而心竊重之其間亦有往復詳訂而後定者是以久不克就今先生旣沒而察誌俾來告以碑具乃不敢更辭謹據行狀倂考歷官序次劉其大者著之而系以銘銘曰

帝有顯命畀人以性性之四德實維人秉蔽氣與質性由以失學以反之其性則一嗟惟我公生此一方氣寬而莊德渾而剛爰初知學愼修懋厲亹亹克養

善有諸己入則盡孝出而移忠亦遠亦近道該汙隆

一時之詘萬世之光搜書褒贈配廷洋洋維 先

王志維我 后承刻示無窮吾道侯興通政大夫

前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奇大升撰

晦齋先生墓誌

嗚呼遠哉在昔穆皇帝二十四年之乙巳天毒降割

于我邦 仁廟禮陟 明廟亮陰母后垂簾人情洶

洶維時有臣曰芑矯誣神人及易天明乃與二三元

兇謂君冲人不及知叩闕上變是日 兩殿同御忠

順堂將尹任柳灌柳仁淑等誣以大逆羣臣在廷者

咸惴惴韓駒無敢出氣以言時則有若左賛成臣晦
齋先生彦迪右賛成臣權公撥有大臣之言竟坐是
竄江界七年李先生疾卒明年返葬于慶州於是大
夫相與目於朝睽睽而不敢語士相與嗟於庠無所
資而考業民相與怨於野曰哲人萎矣其何能淑人
心之欝湮痛抑若壅大川焉有不可得而已者後十
三年而天日重明政化更新放黜姦宄登崇俊良命
復先生官秩如舊暨我 宣宗即位克述先志收召
黃髮耀列於朝先生之道由是大明天官 贈爵宗
伯致祭太常議謚用配廟庭立德食報向之睽睽而

不敢語者乃發口而長言曰惟天不可欺士有所恃而民有所仰咸一口言曰先生之道已日揭而星曜之無餘矣今述作未刋家狀未輯墓道未顯刻斯豈惟士之羞也於是退溪李先生叙其狀蘇齋盧先生序其文高峯奇先生題其墓曰 贈領議政文元公晦齋先生之墓猗歟備矣隱卒崇終蔑以加焉載德垂永人貌榮名而邑等元兇鴟張一世務壅民口計非不密敗不旋踵卒皆根鉏苗耨僇辱不齒至後子孫雖靦然而人面哉視猶禽犢也無不喙噬而恐浼我也善惡之報是非之公在當時與後世爲何如也

而後之事君不忠賊賢敗國者亦可以少戒矣今去先生歿五十有七年其孫浚屬余曰先大夫稱述之典係斯文顯晦非後孫所得以私者惟是幽堂闕埋辭敢以是託諸子子其勉之余瞿然辭以匪人浚作而曰人豈不自知子視之當今玆事之託非子其誰宜爲凡七往返而終不得辭焉則余曰以高峯之文之富於退溪之狀不敢有加辭今自出新語而弁髦其狀余何敢焉謹按狀略曰先生英悟出人天資近道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學而欲求之於是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爲人安重端詳

雅有高趣羣居肄業或有嬉戲喧呶於其側者無聞焉晩年卜地於州西北紫玉山中名其堂曰獨樂謝絶世故端坐一室左右圖書硏精覃思靜中下功夫比之前時尤深且専一然後向來有聞而未深契者始若心融而神會親切而有驗焉養以沖恬之趣積以歲月之久潛神性理遵聖賢進修之方玩心高明樂鳶魚流行之妙本之於身心性情而行之於家鄕邦國所謂有體有用之學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至其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忘機漢輔論無極

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原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鮮有其倫矣余伏讀再三曰多矣哉盡之矣寔善形容有道者矣後之知言者曷敢有加焉高峯眞善述矣今

余謹因先師之說附以世系履歷而敘之曰若稽往古驪州有鄕貢進士李世貞者子孫移居迎日復遷慶州有諱權副司直生諱崇禮 贈兵曹叅判生諱壽會訓鍊院叅軍 贈吏曹判書生諱蕃成均生員贈左贊成娶雞川君孫昭女以弘治辛亥生先生先生有異質九歲而孤癸酉陞上庠甲戌登第時年二十四入芸閣辛巳爲弘文館博士侍講院說書吏曺佐郎俄乞外爲仁同縣監丙戌入爲司憲府持平遷吏曺正郞司憲府掌令己丑由司成出爲密陽府使吏戢民懷庚寅召爲司諫院司諫坐罷丁酉入爲

掌樂宗簿僉正入玉堂爲校理應敎入政府爲檢詳
舍人由軍器正遷直提學陞兵曹參知出尹全州忱
裕于民有逸無罷民建碑紀德在全上一綱十條疏
萬餘言中廟奬歎曰古之眞德秀無以過也卽命傳
示東宮特陞嘉善爲兵曹參判兼世子右副賓客
先生以爲言而有用幸矣以是媒爵所大耻也力辭
不許歷禮曹參判成均館大司成司憲府大司憲弘
文館副提學辛丑陞秩爲資憲判京兆尋加正憲爲
議政府右參贊出爲安東府使諫院請留先生又懇
乞便養上令地主致餼于母先生請外益力朝廷不

得已拜本道觀察使甲辰復判京兆兼左副賓客會
病辭遞是年 仁廟即祚首召爲議政府右贊成其
配曰貞敬夫人朴氏宣務郎崇阜之女無嗣以從弟
適之子應仁後卒官縣監有四子曰宜潤曰宜澄曰
宜治曰宜潜庶子曰全仁庶女一人夭全仁有二子
曰浚曰淳浚之子曰宏曰容先生誠於奉先篤於事
親友於待弟嚴於治家睦於宗戚宜於鄉黨其在諫
院力沮金安老起廢之議覈其姦狀安老入而先生
罷及安老得志嘗有慶州人行賂求官安老私語曰
絶勿使李某知也其在全州嘗遇御日府人張儺戲

觀察使金思齋正國猶時顧而色笑之先生超然若
無見也造次倉卒靜正自持無疾言遽色其在玉堂
或與同僚清坐終日嗒然無語對者無不肅然起敬
蓋其持敬功深非矯而為之者其為賛成 仁廟違
豫私謂尹領相仁鏡曰 主上無嗣朝多隱慮公何
不建白早以大君為世弟以定國本及 明廟嗣服
百官會議垂簾儀仁鏡曰令大王大妃王大妃在國
政於何所聽左右默然先生言自有宋哲宗時故事
何疑問耶世豈有嫂叔同御殿者乎衆議遂定是年
八月大王大妃密諭尹元衡謀去尹任芑與鄭順朋

林百齡等承望旨意致有忠順之對四兇傳信一座
盡慴先生乃出而抗言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禍作
矣今一國一心罔敢邪念罪一尹任特孤雛耳内旨
之下不干政院而于他其無乃謂事機暗昧而致人
心不靖乎將焉用是也且人臣當專於所事異時尊
於 大行者到今豈宜深罪今 上於王大妃親則
嫂叔義則母子事有未安其若王大妃何亦臣等與
有罪焉懼爲後世戒因滂泣横流聞者縮頸而先生
無懼色芑等在傍喑噫覘先生固已耽耽矣及玉堂
與獻納白仁傑等交章論密旨之非内殿召芑等曰

禍迫宗社密旨之下庸得已乎今反以徇國者爲不
正論之不已異議不塞其何以爲國其以仁傑詔獄
削諸臺諫職時順朋病未赴召命遣史官密議以聞
敎下左右默然先生與權撥申光漢等解說於諸大
臣左右屬先生草議辭語剴切事得少弛芑等旣激
上怒順朋乃出言曰李某退自　經筵言　主上
英明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見於面目內殿因
是敎曰仁淑不悅之色李某言之將以先生爲證而
傳敎之先生卽辨曰其日臣　退見仁淑于賓廳只
言　聖質高明學問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

令咫尺之地臣不敢隱也事得少沮及濯等賜死摩
兗在庭或有得色者一座喧笑無異平時獨先生與
二三宰臣慘然不語見者已知其爲不終矣九月策
勳仍賞先生又上章力辭遂忤兇徒日見齮齕明年
三月因覲歸鄕遂臥不起九月芑白上曰李某謟附
世子背叛　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且與仁
淑結友營護逆臣大司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從而
和附削其勳爵無何副提學鄭彥慤上良才驛壁書
芑等因而網打之一時正人如宋麟壽李若氷盧守
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權撥等三十餘人皆及於難

先生亦不免先是本道都事以諫官入朝道過先生
言聞芑將入相如何先生曰以吾觀於芑爲人陰險
遠於得政矣及芑相兩司果劾之芑之不忌射影於
其心也已嘗韜鋒斂翼以伺吾間矣元衡請交先生
知其姦絶不與元衡之銜先生亦又甚焉及忠順之
對仁鏡嘗有誣啓先生退而辨之至是執前釁隨而
甚撓之三憾集矣天或未定歟抑人以衆勝耶初聞
責命擧家號泣先生飮食言笑如平時其處栫棘嘗
於案上書自戒之辭有曰事天有未盡耶爲君親有
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其過也處困不弛夕惕之功

類此先生嘗著奉先雜儀以爲一家日用之禮在謫又著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中庸九經衍義等書行于世後之君子欲窺斑而興焉者有徵於斯亦可以槩之矣嗚呼古道不可聞暗者求於明古人不可知先輩詔後生今之先輩可尊信而無疑者宜莫如退溪而退溪既尊其道又信其學以詔來學吾是以云是爲銘驁城府院君李恒福謹誌

玉山書院記

陝川郡守權公德麟 晦齋李先生之學徒也隆慶

六年季秋以書來曰爲先生起書院其記始末且名齋舍哉瞱受而藏之疾病遷延未卽起草萬曆癸酉冬先生之孫浚來傳權君已下世爲之驚悼少年志學之士遠至於是噫是何司命也感念亡友之囑謹寫拙詞以付李君之還竊惟先生之德容幸及瞻覩於遊泮之日先生之德行又得備聞於退溪所撰行狀景慕而仰嘆者久矣嘗見　大明一統志程朱所過一憩焉一嘯詠之地無不起書院好賢之無已有如是者況先生之所棲遲做業者乎府尹李侯齊閔採鄉十三之願躬卜定其基告于監司請建書院出

其庫餘以主其費鄉老儒士亦盡其力壬申二月始事八月訖功則祠宇與其講堂暨東西兩齋及乎前樓總四十餘間吁盛矣哉慶州安康縣之良佐洞則先生之居也洞之西十五里有紫玉山先生建別墅以爲游息藏修之所有濯纓澄心觀魚洗心等臺皆先生所題目而嘗逍遙自樂者也今之書院正當洗心臺之上上下龍湫澄泓可愛予雖未得踐斯境而據權公之示已竦然興起矣予雖未及摳衣於先生之門而聞先生之語得見心經附註竊自尊之以爲吾之師矣遂名其東齋曰敏求取孔子所訓好古敏以

求之之意也其西齋曰闇修取朱子自貧中闇然而日修之意也樓曰納淸淸者氣也氣者陽也登斯樓者納淸而養陽養陽以凝道斯其具也萬曆癸酉賜額玉山書院依然朱子講義之地名號之義斯文之光可謂至矣嗟夫予衰且病無由一入院中瞻拜祠宇得與鄕士子講明先生之正學以致提撕警覺之事徒爲東望悵悵而已惟願士子之居是院者感府尹營建之意思先生棲息之所不但慕其道德之高厚而且學其深潛縝密之功不但學其深潛縝密之功而且勵其篤實堅確之志則先生之鄕永爲鄒

魯之多士而我 國家取材而經世者益悠遠而無
窮矣豈不于先生有光哉嗚呼可不勉哉萬曆甲戌
孟春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教陽川許曄
謹記

江界府祠廟記　　朴承任

江界府晦齋先生祠者為祀李文元公而作也府乃
先生謫居之地先生之謫在嘉靖丁未謫七年竟不
得出坎既沒世而塞垣人心服之不忘越若萬曆丙
子熙川學子金生鉉乃翕一方傾嚮之懇以廟祠為
請按使金公繼輝聞之恨晚肯構斯亟渠渠棟宇一

朝翼然立于鄉庠之左嗚呼苟非先生道德之尊孰得以稱斯擧而入心之所同然者亦可驗矣蓋宗祀先賢禮莫重焉風聲氣運所係不淺必羣心華合聽聞恰然而後克擧故雖其平生棲息之地出入游宦之方亦不敢輕議營建矧伊窮荒絶漠犬羊之與隣身罹密網投竄於層氷飛雪之聚蘆然就木則得其戚嗟訖若斯亦足矣能知所尊慕追敬而情願設香火之奉以為久遠之計玆豈非有以感之者深而不能自已於興起而然歟先生挺生東南稟精純之質不待師資而趨然獨詣深究而力踐灼見聖域之正

路未嘗一息之或間以至於體用兼備推之成物裕如也應期　仁廟之聖庶幾民蒙至治之澤而烏論遽隨不一年先生已作鬼門之羈魂矣嗟乎人事世變之靡常而吾道之不可行有如是夫西闕一路廟祀先賢者惟是府與濂濂之祠乃祀金寒暄趙靜菴兩先生先生道同心一私淑而克自追配焉玆三先生者屹然如泰山喬嶽鼎立國朝比者別撰儒先録特命印頒而俎豆　聖廟之議輿情共鬱抗疏吁天者非一再下至兒童走卒亦皆飫於耳熟於口其道尊德盛爲如何哉而生前一身之困躓流離則吁

亦甚矣夫疊生鉅賢於百年之内謂天無意於斯不可也天旣生之隨之以否運俾不克展其所蘊而蘭摧玉焚之餘徒崇虛宇於寂寞之濱其諸謂之何哉昔伊川程夫子造道已至而易傳之成猶待涪州一行之力先生在邊徼其所著述者求仁有錄進修有規大學則補章句之遺中庸則衍九經之義精力所寓無非菽粟其味布帛其文所以繼往開來者於是焉在然則先生固海東之程氏而洋洋乎鴨水實先生之一涪江也夷狄患難誠若哲人之蹇厄而見在所居自有亨道反得以助發其事功之懿微言至訓亦

詔百世前賢後賢若合符節天意不可知其或有在於是者非耶獨伊川生還而先生纘定客土古人云其所不能者人也此何足為先生之道之累而書院聿興於西蠻新祠繼起於東朔則其所同然之心時無古今地無彼此果孰使之然哉先生之孫浚來自東京適過金生於都下聞是祠之搆戚戚然不自禁生曰郡廟已記而府獨未盍圖之使來者有考焉浚也知余於先生忝聯瓜葛踵門相告仍以記文為屬余不覺驚歎而起邀生而詢其詳顧余非知先生者曷敢贊一辭第於所謂天意之難測人心之不可誣

者竊嘗有所感玆不以文下爲嫌而罄其說金生時
典江學貌撲而質厚發言諄諄斯乃西塞之秀及先
生之存陪杖屨一朞云其倡立兩祠爲續孔嘉而已
序於郡記此不悉書焉

恭書　御札答館學諸生疏後　柳成龍

伏見　聖諭詞嚴義正足爲萬世人臣之程式繩準
聖人謨訓出於常情萬萬固難仰議若夫晦齋先生
處乙巳一節先賢語默行止應有微意尤非後學所
敢窺測但以古人尙論人物之道言之則孟子曰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旣誦

其詩又讀其書則其人可知然後又就其一世行事之跡而參互停當益求其心之所在以致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如此若但取其疑似之端繩之以一切之論求其外而不求其內舉其一而盡廢其百則賢人君子之心往往無以自白而有古聖賢亦難免譏議也如孟子遠見齊王時人已疑其干澤孔子之行乎季孫後世必疑其合汙嗚呼其然豈其然乎且以已然之迹觀之則周公遭流言之變避位居東當時王業新造國勢抗揑內則成王之心未明外則三監之禍孔熾事之可言孰有急於此乎破

可預測者也先生既在危邦無可去之義雖欲不竢終日其可得乎既不可去則所以因事周旋竭其心力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既不行然後去是其行止久速與時屈伸可謂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矣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不言以為似欠直截然忠定自忠定晦齋自晦齋何必相同若然則比干以諫死為仁箕子之狂微子之去不得為仁乎聖人既取史魚之如矢則伯玉之君子可廢乎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不同者迹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且當時晦齋非不言耳以今觀

之忠定之所言者小晦齋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晦齋有焉　明廟即位之初十條啓辭先生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傅告君之辭無以過此既勸　慈殿以善道導養　明廟又勸　明廟盡子道於　仁宗其他嚴宮禁也杜戚里也請慎擇宮人也勿用特旨也勿用判付也封還內旨也宮府一體也勿開私門也無非所以濬治平之大源而立正始之要道杜宮掖之徑竇而褫奸邪之心膽其精誠貽著力量甚大包括該盡使其言得用則士禍何自而作區區一二

人事言亦可不言亦可也其後李芑譖先生正指此爲說乃曰彥迪書啓十條摯人主手足先生竟以此蒙禍使先生少有觀望時世有所遷就撓屈則其時何時而不顧羣奸切齒之怨敢陳先事之戒耶及入對忠順堂也滿廷縮頸面無人色而先生獨從容啓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元衡等交通締結倚附幽陰欲復舊讐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言簡而且婉故人不能知耳鳳城請罷時晦齋隨參與否不可考然今於集中有乙巳秋劄子二篇其一極論

讒邪戚里之禍有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 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羣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得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睽惑而顚倒是非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爲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大后

從父高遵裕抵罪大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乎伏願 慈殿以此爲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並稱此皆直指元老元衡等狐鼠鬼蜮之狀以暁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其言可謂烈日秋霜矣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因及洪嬪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至人君能盡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主上有父道焉 殿下事王大妃者有纖毫欠闕則於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又言近日 上敎悲慟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

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
又曰願 殿下全孝悌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
堯舜之域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其言懇惻悲痛至今
讀之令人隕涕但其箚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鳳
城但請防禁尚無他語晦齋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
大禍益累 明廟盛德故不果上蓋是時姦臣林立
因事起禍益肆胸臆一節深於一節其勢難以口舌
爭如尹任其初止遠竄柳灌遞相仁淑罷既而因白
仁傑啓辭任加絶島灌與仁淑付處及權忠定上疏
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蔓延不可救撲故晦齋

於忠定疏中刋去危言而曰勢已至此徒惹起不測奚益其意可見夫賢人君子諫諍於君非但自爲已事而已所愛者君所憂者國言之而有補於君有益於國則固君子之所願何憚而不言若言之而無益非徒無益反愈甚焉則事雖可言而有時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此雖非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之所不得已也斯義也在易尤詳言之故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法晦齋於此必有所見矣昔程明道不非新法其爲神宗言但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其後每曰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君子之用意寬轉而

慮事深遠也如此此事惟明道知之如呂晦張戩諸人
皋不及此盖小人之性其毒如蛇蝎其暴如狼虎彼
方肆其狠愎力戰天下之公議以求必勝君子於此
若一舉而絶其根本使無後患則豈不善哉不然撩
虺蝥之頭蹊虎狼之尾求以止亂適以長亂乙巳小
人聲言鳳城賢明衆心歸附以此爲機穽當時一言
救解大禍立至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冤而以讒邪
戚里之禍孝弟堯舜之道披肝瀝血詳論而極言之
無非爲鳳城地也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知聖
賢之心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孟子以爲介盖既三黜

則知其以直道事君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今晦齋先生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當日少貶其道以從時議則三公之貴萬鍾之富可以安享何故而離親去國投竄流離殞身於魑魅之域哉如遇孟子其以為介乎不介乎斯固未可知也而千載之下有志之士必有扼腕而太息者也慶會南門推鞫時先生同參與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死見鞫之人乃李德應成番及婢子毛麟等輩耳 聖諭鞫諸賢於南門外此必有所指而未知為何人也先生既為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虛實參與不參固不足

論也獨其并録勲籍誠為不辜當時入對忠順堂諸公輩皆不免權忌之不與焉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議於一世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又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為自處之道未數月而先生去位矣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羣羣而生逐逐而死者何限其中有以一善一行名世者不可易得若賢人君子者千萬人一人耳進此而明道講學之賢則間數世而一有我 朝二百年來由此其選者落落如晨星只有此數公而既不免身禍於當時又未免論議於後世此雖非加損於諸賢

而人情事理有不當然者昔楊龜山晩年因蔡京之薦而起在朝無甚建白人多疑之胡康侯獨以為使彼時用其言猶可救得一半朱子亟稱之以為公論又謂龜山勿攻居中之言出於其人而不之信古之君子尊尚先輩不敢輕加論議也如此往時聞李叔獻嘗議聵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為今人從平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古人一二脚跟程子嘗見門人好議前人過失必曰汝輩且學他長處又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春秋聖人之書其於曲直邪正之

辨至嚴至密一毫不放過猶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
賢者諱臣子而諱君親固也至於賢者而猶諱之何
也盖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
不可以小而傷大也况如晦齋先生身心内外表裡
洞然潔白輝光行止語黙非道不行如此而猶不免
於洗垢而索瘢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
者乎此風若成後生末學相率效慕習爲虛談詆訾
先賢無復顧忌世道寧非可憂耶昔 高皇帝不取
孟子仇讎土芥之論欲去配享令敢諫者射之禮部
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袒胸受箭曰臣爲孟軻死亦榮

高皇帝見其誠懇取疏以入孟子遂不廢配享
高皇帝非不知孟子要亦聖人一時抑揚之微權不
可爲萬世之定論故其事終於不行今者末俗刓弊
士多惜身便私直氣漸衰寧知 聖上欲因事立敎
激昂振作以警昏昏者乎亦 高皇帝之意也嗚呼
明主可以理奪窮未知今日之爲錢唐者誰乎是可
慨也

晦齋先生集附錄終

歲在乙巳五月
玉山書院重刊